嘉绒藏歌:四姑娘山下的天籁嘉音

□ 杜力 闻钊强/文 喻林斌/图

6月6日上午(农历五月初四),“中国·小金2019年四姑娘山传统朝山会”,在海拔3670米的朝山坪举行。上午的朝山仪式结束后,下午两点半左右,“漫步在雪域的云端,草原上寻欢,梦回斯古拉我们圣洁的神山……”随着嘉绒山歌《纳里西莫》音乐的响起,以雪山为背景,以朝山坪为舞台,第三届川西北嘉绒藏歌会在此上演。

此次藏歌会由“天籁嘉音”“藏歌飞扬”和“余音缭绕”三个篇章组成,嘉绒藏族著名歌手和新生代嘉绒歌手齐聚一堂,将朝山会活动推向了高潮。充分展示出了嘉绒藏族山歌的魅力。2008年6月,阿坝州的川西藏族山歌与其它藏族民歌一起列入国务院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朝山坪上,雪莲三姐妹参加藏歌会的场景

藏歌会上歌手在演唱

纳里西莫:古老的山歌

6月6日上午(农历五月初四),“中国·小金2019年四姑娘山传统朝山会”,在海拔3670米的朝山坪举行。从山底到朝山坪的一小时坡路,海拔上升500米,登上山脊,不由惊叹。长峭狭窄,两侧垂悬令人心悸,左为长坪沟,右为海子沟;一路斜冲的沟水在山脚的日隆关汇成沃日河,再与抚边河汇成小金川河。

长坡缓慢,让人从容环顾这一立体画幅。震旦纪以来,川西的海域、岛群几浮几沉,一系列运动揉搓使之破碎,至此时此地,上视冰川地貌,中视狭小谷地,下视沟河,沿断裂下蚀,造成谷底海拔较低,峭上细径一公里半,敛容整衣,晴光中山雨时袭,草山上有大灌木,山民称欧里(青杠),似应为川滇高山栎。要到朝山坪时,天上下起了雨,我们钻入其内避雨。

雨过天晴,300亩的朝山坪如柔绿之盘,安放于雪山面前,七座辐射圆状风马旗醒目地招展着。一声董玛(莽筒),礼炮在高空射出五色烟雾,朝山会开始,男声歌祷合祷中,六队数百名乡民合拢,肃穆高举哈达,左起上行绕圈敬礼。上午的整个仪式活动在庄严肃穆中又带有浓烈的节日气氛,人们欢欣莫名。

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川边别有一支名嘉戎者,其语言似较拉萨及拉十椤为古。”近代以来诸多藏族学者均认为,嘉绒话是保留古藏语成分最多的方言。嘉绒话保留了极为复杂、有规律的复辅音声母系统。与此相应的嘉绒古山歌,多为三段,前两段常比拟,第三段点出主题,每段二或四句,每句八或六音节。

川西民谚:“汉民唱歌,爱唱盘古开天地。藏民唱歌,爱唱纳里西莫。羌民唱歌,爱唱纳吉纳娜。”《纳里西莫》开始是带歌头性质的“高山顶上歌儿多,朋友们来唱山歌”,正词有固定的,也可即兴填唱,多为情歌。清代的《金川图略》:“男女相悦则携手共唱番歌,饮酒为乐。”阿坝出生的画家易青函曾说,每次回家乡和藏汉亲故聚会,总会有人说出“纳里西莫”四字,于是一起唱《纳里西莫》。今年五月,川藏登山队八名队员、七名向导陆续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本年度珠峰第一支登顶队伍。在峰顶的瞬间,队长苏拉王平、首次登顶的蒋杨等七位来自黑水的向导,唱起了山歌《纳里西莫》。

达尔尕:山歌与锅庄相伴

“漫步在雪域的云端,草原上寻欢,梦回斯古拉我们圣洁的神山…… ”朝山仪式上午结束后,下午两点半左右,随着嘉绒山歌《纳里西莫》音乐的响起,来自小金县各乡的数千名藏族同胞合唱起这首古歌。以雪山为背景,以朝山坪为舞台,第三届川西北嘉绒藏歌会开始上演。藏歌会由“天籁嘉音”、“藏歌飞扬”和“余音缭绕”三个篇章组成,嘉绒藏族著名歌手和新生代嘉绒歌手齐聚一堂,天籁之音持续不断,将朝山会活动推向了高潮。

嘉绒藏族山歌历史悠久,以嘉绒藏族的史诗性套歌《琼莫夏尼》最为经典。传统的嘉绒藏族山歌常与嘉绒锅庄(达尔尕)相伴。嘉绒锅庄为群体性、无乐器徒歌,有学者称之为嘉绒旋图队形(以转圈表达敬仰),如清代李心衡在《金川琐记》记有:“男女纷沓,连臂踏歌,俱欣欣然有喜色。”达尔尕分为小、中、大三种锅庄,可比附《诗经》的风雅颂三义之体裁。

清《章谷屯志略》细类其“有颂扬者,有言日月星辰者,有论阴晴风雨者,有念稼穑之艰难者,有谓织絍之辛勤者,有肖鹿麋之儦俟者,有状牛羊之濈湿者,有诮惰而称勤者,有男女相爱悦者,有互相赠答者,有互相讥讪者,有叙离合忧思者,有怀野田草露者。”山歌的种类之多,不一而足,可谓众声灿烂。

大锅庄(达尔尕底)多系七声音阶,有龟兹苏祗婆调式音阶的特征,重音多在第一拍,二分四分音符居多,虔诚深缓,唱于迎宾、寺庙念经等,德厚长者持串铃领唱,先唱后舞,组织者居第二;小锅庄(达尔尕忍)多为大小二度三度激进,八分音符居多,与大锅庄相比更活泼欢快,感染力强,人们常跳到精疲力尽,甚至通宵达旦。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在中南海紫光阁赐宴征服金川诸将,“所俘番童”表演了达尔尕,这是十全老人的“文治”之术。清廷为金川之战演练云梯兵,后又为铭记金川武功,在北京香山垒起60多座碉楼,至今仍存不少。嘉绒古歌《雍仲拉顶十二唱》即是对此战役的历史回顾。

上世纪四十年代,国内民间艺术家对阿坝锅庄进行采风后编创的《嘉戎酒会》,在戴爱莲等创立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上,由戴爱莲、鲍如莲等在重庆等地上演,当时的“中央大学边疆研究会”的建恒写道:“边疆有内地所没有的精神上的快乐与享受——豪放的舞蹈,优美的音乐。那里是能快乐生活的地方,假若有机会去边疆,不要迟疑你的脚步。”嘉绒藏族山歌和锅庄相生相伴,在实际生活演唱中同为一体,且歌且舞,不分彼此,这也是嘉绒藏族山歌的一个重要特点。

小金汗牛: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在“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小金县汗牛乡,从小学到中学校,都在开展传统文化的学习教育,《阿坝日报》对此曾有报道:男同学昂首挺胸地舞动着古老且具灵性的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哇布扎,女同学精神饱满地清唱着高亢婉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西北民歌。从娃娃们抓起,非遗传承走进课堂,取得了良好的成绩。2013年,汗牛乡乡民的嘉绒歌舞剧《阿也哇》荣获第四届成都非遗节最佳表演奖。

生长于汗牛乡的雪莲三姐妹,自小受山歌的影响,这里的山涧河谷润育了她们清澈的歌喉,滋养着她们成长,日积月累,她们渐渐成熟长大。在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不断指导和支持下,她们多次在国内国外的舞台上演唱藏族山歌,弘扬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受到人们的喜爱。作为川西藏族山歌的州级传承人;娜哈思曼、日翁斯曼、可尔思曼三姐妹,也是每届嘉绒藏歌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歌手。

在今天的朝山坪,她们唱了旧曲新编的《冈日梅朵》《东本绒》。演出结束后我们见到了日翁斯曼,她说,外婆自小教会她唱山歌,全家常一块儿唱,妈妈吹口弦,她就和歌;后来长大后唱得更多了,还在北京呆了十多年,2002年时受聘中国电影乐团后,这些学习和经历都让她的技巧提升颇多。能不能给我们唱几句呢?没问题!她说。她很自然地随便唱了几句:

“大圆圈圈,小圆圈圈,圆圈圈圈圈圈圆”

“山脊上伫立的人儿,仰望着空洞的山谷,

随风远去的马蹄声,带走了心到远方……”

歌词展现了她的才情和对故土的依恋,“男人出征后,女人围坐在锅庄火笼的旁边,烤着炉火,捻着羊毛,想念着多年没有消息的爱人。”雪莲三姐妹以这首故土的无伴奏哀歌《扎西拉哦》,在2010年获第十四届CCTV青歌赛原生态组铜奖。2017年,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由一些音乐人和研究者发起的阿坝州嘉绒藏族音乐协会成立,三姐妹、阿东、岗恰·央金措等歌手加入,嘉绒藏族山歌的歌手们有了自己的温暖的家。

歌声和灵魂的律动

落日融金,朝山坪的黄昏令人沉醉。在草坪上我们与歌手桑吉卓玛聊了起来。她对我们说,她8岁那年,受了委屈跑到后山悬崖上哭,扯开嗓子喊,只听得群山回响。一位认识她的老阿妈,远近闻名的山歌手朝她走来,老阿妈教她几句山歌,她跟着大声唱,声音传出很远,顿时内心涌入一股神奇的力量,悲伤消失。此后没事她就到山顶,自己给自己唱山歌。

过去,川西高原上交通不便,民谚所说的“身子过了,耳朵过不到。耳朵过了,手臂过不到。”古老的山歌则是这样唱的:

当我走到雪山顶上,感到寒冷异常。

戴上柔软的狐皮帽,顿时温暖无比。

当我走过荒凉山腰,感到孤单寂寞。

远远望见白塔身影,使我增添力量。

嘉绒藏族山歌是大自然的回应和歌唱,正如歌手们所说,大地上的劳作都有对应的歌,若无歌声相伴,则是对大地的亵渎不尊。如《修碉歌》:“砌砌砌呀砌,砌呀参天的碉楼。加劲呀加劲,要修吉祥幸福的神碉。”目前居住在成都的阿坝籍藏族歌手卡娃·尔金旦真说:“嘉绒山地的歌多用小调式,较为悲郁。”古老情歌云:“我们向往着美好的爱情,但没有追求的自由。我们的爱情,全靠命运来决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猛河的黎明》,用镜头再现了嘉绒的一山一水,片中有两曲山歌:“哟,看花儿开得多么鲜艳,哟,为什么我们穿着破衣衫。哟,苍天啊!请给我保佑和援助,哟,我要把雪山变成银山。”“啊,姑娘我去了,我奉管家的命令去厮杀。啊,姑娘我去了,无论是死是活,是姑娘你的。”该片拍外景时,请当地山歌手章木乃唱民歌,据说她唱了几天几夜,无一重复。嘉绒藏族山歌的丰富可见一斑。

2018年,讲述四姑娘山脚下一个嘉绒藏族家庭的故事,松太加导演的《阿拉姜色》获第21届上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编剧奖。《阿拉姜色》是一首古老的酒歌,它在片中出现了两次,歌词是:“吉祥啊吉祥,比大海还要吉祥。请喝酒,请喝下这杯美酒。不喝不行,请呀请。”歌唱中歌者的唱腔含颅、胸、鼻喉咽腔共鸣,缜固(意喉咙拐弯,卫藏称喉部发颤音的装饰技巧)较少,大胆往前咬字往前唱。领唱者唱至淋漓处,与跟唱者一起合唱,极具感染力。

暮色渐起。从雪山角度俯视,朝山坪那七座经幡塔变成了同心圆。“今天第一次听嘉绒藏歌,跟室内听完全不一样。坐在草地上,看着远处的雪山。”她是昨日第一次登上二姑娘峰的深圳培训教师珠珠,她坐在草坪上,有些激动地说,“我流泪了。这样的歌,是灵魂的声音。”

参加朝山会和藏歌会的藏族同胞

四川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　四川经济日报微博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四川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欢迎和我们的话题#川行无边# #地球是圆的#互动。

本报声明

本版所登稿件若需转载或编辑出版,应经本报许可同意,并按有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费。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